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



刘军利：80后，甘肃华亭人。甘肃省技术标兵，爱好书法、文学、戏剧，现为华亭市诗词学会会长。

平凉

## 远去的胡基

◎ 刘军利

边的长木条粗壮结实，前后两端的短木条相对单薄，但厚度和左右两边的木条相同。木框的四角用榫卯连接，前端两角的榫卯不固定死，留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后面两角的卯眼留有开口，榫头可灵活出入；榫头两端处各有一个木疙瘩，可以从两边卡紧边框，开合自由，待胡基打好后可顺势朝后方踢出，以便胡基打好后松开榫头并取出胡基。左右两边的粗壮木条内侧两头靠近前后边框的地方分别凿有两个凹槽，槽内辖有两条可自由取出的木制挡枕，高度与边框平齐。木框总长近二尺，两个挡枕之间的距离为一尺二寸、宽八寸、厚二寸，这其实就是胡基的尺寸。做模子的木质要硬，耐磨经打，一般以核桃木、桐木或槐木为佳。

锤子是打胡基的另一件重要工具，一般重约三四十斤，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石锤，另一部分是木柄。石锤由质地细腻坚固的面砂石凿成，底部平整，上端较为圆润，顶部凿有孔眼，孔眼直径约为四厘米。木柄为与孔眼同粗细的圆木，坚硬端正，长约七十厘米，上端安有一根长约一尺的横木，即为手把。下端裹上布条楔入石锤的孔眼里，再往孔眼里倒水，待木柄膨胀，石锤便和木柄浑然一体了。

打胡基用的石板取材较为方便，夏天的一场白雨过后，村南的沟河边躺满了形形色色的大小石头，俯拾皆是。套辆架子车，随时都可以拉回家。石板以坚硬宽大平整为宜。

另外，草木灰得来更为容易，华亭农村人过去都睡土炕，随时都能从炕眼中掏得一筐。

至于铁锨，那是农民刨挖生活最得力的助手，家家都有几把，个个锨把光溜溜，锨头明晃晃，闪烁着农人的勤劳和艰辛。

打胡基不可或缺的资源就是土了。然农村土虽多，却不可乱取。农人向来敬畏土地，古来就有大量关于祭祀土地、敬奉土神的文字。华亭人也不例外，农民对动土一事极为讲究。所以在老家，在房前屋后取土打胡基是不可能的，过去，人们普遍认为随便取土

会惊动土地爷，从而给家里带来灾难。所以，华亭的每个村落都有一个名叫“土坑”的地方，一般离村子较近，专供村里的人取土之用，或打土墙、或垫牲口圈、或打胡基、或盘锅补炕……

和农民种收庄稼一样，打胡基也讲究时令。一般以春季为宜，春季雨水少、晴天多，不冷不热，夜短天长，容易出活。夏秋季节雨多，好打不好干，新打的胡基经不住雨水的洗礼，一场暴雨或连阴雨就可以让几天的辛劳化为泡影，让血汗付诸东流。而冬季太冷，土地封冻，打不了胡基。

农历二月初，沉睡了一冬的大地在春风的呼唤中慢慢苏醒，北方的沟沟洼洼便有了一丝活气。待一场牛毛细雨过后，土地水足墒饱。在乡亲们的邀请下，春寒料峭中，父亲用家中那辆破旧的架子车将打胡基的所有用具拉到土坑，因路陡工具重，往往需要母亲、姐姐或者我去帮忙推车子。等工具运送到位，父亲选好地方，便从架子上取下平整的大石板安放在地，为使石板稳固，需在四周垫上土，用脚踏实，再用锨拍打。随后取下榫头安放在石板上，取两锨土倒在榫头前，顺手把石锤立于土上。

接下来便是平场子，顾名思义，平场子就是平整晾晒胡基的场地。平场子也有学问，选地要平整开阔，以便通风透气，容易见着太阳。地势要不高不低，高则摆胡基费力，低则容易积水。另外，离榫头还要近，远了摆胡基来回跑路多，浪费时间。待摆胡基的场地收拾妥妥，打胡基也就随之开始了。父亲抓两把草木灰撒在榫头里，再装两三锨湿土，然后轻身跨上榫头，双手攥紧立于榫头前面的石锤手把，先用脚将榫头里的土聚拢，用力踩踏榫头中间的土，再用脚后跟踩实四角，随后提起石锤“嘭、嘭、嘭”一阵猛打，受锤位置边打边挪，大约十锤左右，一块胡基也就打好了。于是，将榫头放回原位，父亲弯腰两手再次扶住锤把，双脚腾挪着刮掉粘在榫头边框上的泥土。之后，用右

脚后跟用力向后踢掉榫头右后边边框，随即向后跳下榫头，两手将左右两边木框向外侧掰开，再向前一推，整个榫头就脱离了打好的胡基，顺手将榫头搬起靠在石锤柄上。然后，用左右手中间三指快速地掀起胡基使其侧立在石板上，随后小心翼翼地将胡基拿到平整好的土场上摆起来。由于上土之前在榫头中撒了草木灰，所以打好的胡基较容易搬起来。

摆胡基也有讲究，要上下层相互斜向交叉，胡基和胡基之间要留有等距离的空隙平行摆放，以便通风透光，天气好的情况下，一周左右便可干透拉回家使用。若主家要求的胡基数量还没有打够便遇到雨天，不管主人急不急，父亲总是第一个跑去土坑用麦草、塑料纸遮盖他的劳动成果。若在完工之前胡基被雨泡塌，主家是不会开工钱的。听母亲说，多少个夜里，当我和姐姐还在梦乡中的时候，父亲一人顶雨摸黑去土坑苦胡基。

打胡基是力气活，技术含量不大。我年岁再长一些的时候，父亲打胡基时我也真正当起了助手。当然，我能做的也只是撒灰和供土，其他的活由于经验不足或力气小，都由父亲完成。父亲为人老实，脾气好，性子急，干活麻利，所以村子里多有人请他打胡基。父亲打胡基舍得出力气，从不偷奸耍滑，打出的胡基也就结实耐用，因而在十里八村有极好的口碑。

进入新世纪，农村人的生活越来越好，昔日深受老百姓欢迎的胡基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取而代之的是比胡基更加结实的砖头水泥。一个个新农村拔地而起，白墙红瓦中映照出农村人的富裕和幸福。父亲那那坚固耐用的胡基榫头早已在岁月沧桑中走向腐朽，终而不知去向。

去年秋，当病危中的父亲在病床上还挂着老家那几树待收的核桃时，我默默回村，路过父亲曾经流血流汗的那个土坑时，我发现，它早已和父亲一样萧条。

父亲没有挨过秋天，他带着病痛走了，在秋雨淅沥中，和他的胡基一同远去。

## 我成了我的过客（组诗）

■ 冯天林

源

小时候书包里装着母亲烙的馍上学  
上课小心打开练习本  
现在，琢磨着减肥  
书房的书从地面快搬到屋顶  
小时候老鼠从土屋的门夺路而逃  
现在小猫在楼房追着我玩  
小时候明白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现在明白你不是什么地方的人

小时候在田野

没有惊疑  
如今在都市  
不明季节  
有时雨打在脸上  
有时雪落在肩头  
一个夜晚就是一座桥  
多少梦多少次变迁  
土房子已经像一张邮票  
贴上钢筋混凝土糊的信封

看不见，不是没有  
遥远的是童年的老屋  
遥远的是母亲的唠叨  
走过麦田 走向街道  
我走过自己  
我面对自己  
我成了我的过客

初见

雕刻在时光里的手印和脚印  
怕黑、怕冷、怕生  
赤裸的眼睛  
从黑暗中来  
学会一点点承受的光线  
学会在可以被容纳的空间安放快乐  
母亲，用手指着山头  
说那里太阳升，太阳落  
每一条山谷中都收藏着阳光  
月亮给山路上的夜行人照亮  
路在前，人在后  
一路上，花开花谢，叶绿叶黄叶枯叶落

日子悠长

怀旧很远  
我的眼中少了波浪  
眼睛也许是一堵墙  
眼睛也许是一面镜子  
人与风景在这里互文  
隐匿在时间里的影像  
没人为你刻录  
除了父母  
谁会记住你来到这个世界时的样子

有一种温暖的惦念

阴郁的小雨带着分离的目光来临  
房前有小河  
屋后有小山  
一个电话如警铃响起  
却是无声的呼唤  
手臂夹住额头  
一种温暖不再能抱着  
心头刹那有一种死一样的苍白  
闭着眼睛 挂念没有力量

从前回家，推门，坐下来  
舌苔下的记忆  
存贮着一种抚爱  
走再远的路  
再黑暗的日子也不孤单  
如今再回家  
在黑夜里轻轻叩门  
不再有母亲热切脚步  
热切的应答

其实每次回家只为寻声而来  
感觉离家时一种目光的尾随

冯天林：陕西宝鸡人，  
现居北京。在《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各  
类作品数百篇，出版诗集  
《打开窗》，专著《如是读书》  
《约我以文》。合作编  
著教辅多种。



西秦诗苑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张晓晔 校对：谢莉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sg@163.com

## 雪是水聪慧的孩子

◎ 司舜

大地上的一切也跟着甜，除了那些几乎没有用处的事物，比如尘埃、沙粒全部都羞愧地藏匿着，它们早就需要被掩埋。

转弯抹角的风，有些凛冽，但它几乎都绕开了与它无关的人和事。

落在黑色大地上的雪，是赞美；落在白雪上的雪，是更进一层的赞美；落在红梅上的雪，还有青瓦上的雪，都是赞美中的赞美。

每一片雪花，都是美丽的。大地展开它的田亩一瓣一瓣接住。雪，如果被诗人注意和爱戴，它就是纷纷扰扰的诗行，它们活在诗集里，永远也不会化了。

一棵聪明的小树，个子不高，心眼却不小，它知道枝条的幸福是：春天能停燕子；夏天能停蝉声；秋天要停阳光；冬天要停冰凌。

当然，人也一样。  
雪，是来世的水，当然无声。雪化为水。水化为无有，无有，深藏着言不尽的美妙。

人世安静莫过于雪落无声。美的事物要么是自己不发出声音，要么是

本来就无需声音。  
我喜欢这样静悄悄地到来，就像我喜欢所有月光君临一样，像理解丝丝白发染鬓一样。

爱大地，就是奔赴大地，哪怕很短暂，爱并不在乎爱多久。让自己在人间慢慢融化，那才是雪真正诗意的人生。

让小树披上洁白的纱巾，让它出落成最美的少女；让黑不溜秋的小麻雀，故意跌到洁白的雪地上，像世界欢喜的小精灵；让玩耍的孩子，他们的小脚印合着喧闹的节拍繁茂起来，像大地上盛开出一朵朵灿烂梅花。

河边柳芽儿似乎想要展开了，忍不住了。

我也忍不住，我在注视着阳光与雪水的恋爱，身上感觉痒痒的，好像春水在涨，那些嘉禾也是，它们一个比一个水灵、鲜艳。

雪，是来世的水，无声胜有声。我喜欢雪落在地上，落在石头上，落在树枝上，落在屋顶上，落在一切期待着它的地方。最后，雪落在



司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海内外报刊及多种选集，有作品被《读者》《散文选刊》《青年文摘》等转载。曾参加全国第四届和第十届散文诗笔会，出版个人著作8部。现供职于安徽某地方党报。

雪总是白成我喜欢的那种纯洁，盖住那些是是非非。雪是聪明的人水生的聪明的孩子。雪，人见人爱。

我注意到一只更聪明的鸟，用雪的白粉洗濯翅膀。大地，白糖一样甜润。